正學編

正學編

卷四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瑋疏解

張宣公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

宣公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公益自奮勵。以聖賢自期。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

有所隨順。所著敬齋銘。可與朱子敬齋箴參觀。人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閒。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曾瑋謹案此宣公對孝宗問天之語也。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神。以妙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人但以蒼蒼者爲天。則視天遠矣。不知視聽言動之閒。一念之是非與天心息息相通。天人至近也。可不畏哉。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閒。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

曾瑋謹案朱子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蓋學聖人之學。必知所從入之處。義利之辨。正下手功夫第一關也。義者天理之公。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利者。人欲之私。有所爲而爲之者也。此舜跖之所

由分也。是以學者欲出彼入此。必先立志。而又必以居敬爲操持之本。至於義利之分。遂雖判若霄壤。而其發於初心者。所爭在毫釐之差。且有義利在疑似之閒者。有一事而義利參半者。所貴辨其公私之際。與多少之分。朱子曰義多而利少者爲之而於動靜閒。精察以審其幾焉。如是而用力於孔孟之學。不患不得其門而入矣。

呂東萊先生 祖謙字伯恭開封人

東萊之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

崖巽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煥然冰釋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

日用間早起宴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便是完養覺有忿戾即銷融覺有凝滯即開豁病至服藥不必預安排也

曾琫謹案此成公自道其所得也蓋起居飲食皆行所無事凡日用間當爲而爲者皆作如是觀便是完養更不必預爲安排然此乃涵養有得後境

界忿戾凝滯之處覺即銷融覺即開豁非涵養既深者不能也

持養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體察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諭詳款聽之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

一曾瑋謹案此言持養體察之要也蓋人於處事之時往往有招拂而取怒者正以氣之不和不足以感動之耳持養之功至而心氣和平於是乎聲色間溫裕婉順望而知爲有道者之容有不意消而

忿解者乎人於發言之際往往有起爭而見卻者。正以理之未明不足以折服之耳體察之功深而道理通達於是乎辭氣中諷諭詳款聽而知爲有德者之言有不心喻而慮移者乎程子曰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於此體驗益信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

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閒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曾瑋謹案治事當斷之以理。有涉權貴。亦當平心觀察。但論理之有無。而何容作意爲之。所以避嫌之心。與畏禍之心。皆非也。如其有理。公事耳。如其無理。亦作尋常公事斷耳。歷觀往昔。有干犯權貴。而其禍立至者。大抵釣名沽直。激之使然。彼有積

不能平之勢而公事亦至於決裂良可嗟也若以平穩妥帖處之縱不能如彼意其亦無以生隙矣此豈曲意周旋爲避禍計哉夫治事亦職分之當然循理而已苟欲張大其事而作意爲之試問此發端之一念公乎私乎是乎否乎程子曰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旨哉斯言也

陸文安公九淵字子靜號象山撫州金谿人

文安生而穎異與兄九齡自相師友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

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嘗與朱子會於鵝湖辨論多不合及至白鹿洞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朱子晚年貽文安書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者支離之病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觀此則朱陸雖異未嘗不歸於同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理

曾瑋謹案古人有令聞廣譽之實。而名聲不求也。有是非得失之公。而勝負不較也。有經文緯武之略。而才智不恃也。有地平天成之績。而功能不矜也。惟道義積於厥躬。則客氣可以消融。所謂足於已而無待於外者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

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曾瑋謹案精神之用本於一心精神在外則勞擾一生而心爲之固蔽精神在內則收斂常定而心爲之虛靈惻隱羞惡心之所發也心有主宰則當發而卽發無一毫障礙誰得而欺瞞之旣知主宰之在心則涵養之功不可間斷涵養熟而後心體明精神固其次第可知矣

吳大澂曰人生祇此精神外有餘則內不足精神外散則心爲物役而錮蔽難開精神內斂則心不爲物役而虛靈不昧涵養此心於無事時寂然不動到發出來便是感而遂通也

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

曾璋謹案平夷者。心地之坦易而無偏陂也閑雅者氣度之雍容而無急迫也無營求則無憧擾之私無造作則無安排之迹、諸葛武侯之甯靜淡泊。其氣象似此、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曾璋謹案朱子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今人一做事往往不成、大抵精神耗損於無用之地是以

渙散而不得力有始勤而終怠者有進銳而退速者徒然無補也古人則不然涵養精神使不紛馳收斂精神使無泛騖內愈足而外愈充其於事也不爲則已爲則必期於成此無他閒思雜慮不使纖毫擄吾靈府儻有些些蕩然洗滌一切莫留則全副精神收拾在一處而可以任大事矣高忠憲云無雜念慮卽眞精神去其本無卽吾固有此之謂也

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

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

曾瑋謹案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葢吾心本至公正吾心本至廣大吾心本至平直皆生之理也大人以赤子之心擴而充之見於事爲則純一不僞自無以蠡測海以管窺天之見而私曲蕩然矣所以天之大也無私覆也地之廣也無私載也日月之昭明也無私照也奉此三者是謂大人之事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大人亦復其生

理本然之直如赤子之心豈有一毫之不快與不樂者哉

有所忿懥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曾瑋謹案忿懥恐懼者心之不得其正也蓋心必和平寬大而後足以服人忿懥形於外則輕怒者易以招怫鮮有不扞格者矣心必堅定安舒而後足以自立恐懼動於中則怯懦者難與圖成未有能振作者矣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量抵當流俗不去須是著眼

看破流俗方可。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

曾瑋謹案人之自立。所以最難者。後生之所見。不一出流俗之常情。是皆足以昏其志氣。而蔽其天眞耳。要在獨具隻眼。覷破一切。則力量足以勝之。而超乎流俗之上。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世有小廉曲謹。目光如豆者。何足以語此哉。必也硬著脊梁。牢定脚跟。於世間禍福得失。皆不足以動其心。而後能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也。非豪傑之士。

其孰能之。

吳大澂曰。凡人立志未堅。俗好足以奪之。俗見足以搖之。俗說足以破之。更有世俗之得失。世俗之毀譽。皆足以亂其趨向。而墮其志氣。稍不自持。便墮入流俗中。終身拔不出。所以學貴自立。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黃文肅公 幹字直卿號勉齋閩縣人

勉齋得紫陽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簡易明白。讀之使人興起。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

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諸聖賢。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要皆歸於檢點身心而已。

曾瑋謹案聖賢垂教。勉人自修。先須在身心實處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堯之所以授舜也。制事制心之語。仲虺之所以勉湯也。敬勝怠義勝欲之戒。尙父之所以儆武王也。要之不外乎檢點身心。存

天理去人欲而已。是以古之學者。雖曰專用心於內。而要必有讀書講學之功。蓋不考諸方策之載。不足察義理精微之蘊。不參諸聖賢之論。不能免意見揣度之私。格物窮理。考古驗今。尤莫切於初學。使知入德之方。求合於義理之正。而又居敬以爲之本。集義以爲之用。使存養體察。而無毫釐之差失。要其旨歸。不外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

吳大澂曰。此章要旨。欲人知格物窮理。皆所以檢點身心。讀書做人。不分兩事。然而舍方策之載。聖

賢之論。則存理去欲。茫然無下手處。不集義何以居敬。所以初學之法。不得不從格致始也。此朱子之學。所以無弊也。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曾瑋謹案此四者皆存心之要也。居敬則操存而心一。故有以立其本。窮理則格物而心明。故有以致其知。克己則欲盡而理純。故有以滅其私。存誠則閑邪而有主。故有以致其實。四者有交盡之功。

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千聖萬賢之所傳者此道千言萬語之所教者亦不越乎此道也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眞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若於此處打不過便敎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

曾瑋謹案險難窮困之境正所以使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於此處試過而能安於義命不爲所動可以驗吾學正志之力矣若夫克治利欲固人生所最難而富貴貧賤又利欲之大者也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而後利欲之關打透得過矣。否則不動於彼。即動於此。無眞實學問。雖如維摩說法。天花亂墜。亦不過談空而已。其誰信之。吳大徵曰。學問未深時。雖小小得失。小小毀譽。尚有打不過處。况利欲之大者乎。凡人於得意失意之時。一喜一憂。皆足驗自己之學問。况險難窮困處乎。

眞文忠公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建州浦城人

文忠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丰釆。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自

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公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公之力爲多所著大學衍義尤有功於聖門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心亦無須臾之甯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曾瑋謹案萬理同出一原一事有一理而實事事

皆一理也。故心可以應萬事。而不可爲一事所役。此其要。於公私二者辨之。人能以公心處事。則神明安定。雖艱鉅雜投。而經權常變。悉合其宜。所謂順理以應之也。若以私心處事。則必計較於利害之間。斟酌於物我之際。事必不能得當。心亦勞擾而無一刻之甯矣。程子曰。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苟以至公之心。順至公之理。則心不役於事。而何能爲事所役哉。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

容關一也。夫學者之治心。猶治病。然省察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者。用藥以去疾也。存養者。則又保護元氣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曾瑋謹案學者治心。亦求其無病而已。治病之道。卽治心之道。其道有三。一曰省察。當發見之初。不有體驗以審其幾。安能發皆中節。而無乖戾之病乎。是省察者。猶視脈而知其疾之源也。一曰克治。當氣質之偏。不有全力以去其私。安能欲盡理純。而無沈溺之病乎。是克治者。猶用藥而去其疾之

根也一曰存養。當靜密之中。不有主宰以固其本。安能收斂精神而無牿亡反覆之病乎。是存養者又保護元氣以杜疾於未形也。之三者之功不容闕一。隨動隨靜無時無處。而不可須臾離也

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閒。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

曾瑋謹案毋不敬者。直內之學。所貴於未發之先

操存者也、思無邪者。存誠之學。所貴於將發之際戒謹者也。操存、卽靜中之涵養也。戒謹、卽動中之省察也。動與靜交相飭。而盡其心。知其性、所以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矣。人能於此二者而兼盡之。及其功用之至也。有主而中一。無欲而外融。不於明顯之地。隱微之中。而稍閒焉。則立人之道。而可以參天之道、其浩浩氣象。殆卽天之廣大。而非特如之而已。

許文正公 衡字仲平號魯齋懷孟人

文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嗜學如飢渴。遭世亂。且貧。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既逃難岨峽山。始得易王輔嗣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棃。衆爭取啖之。公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棃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與樞及

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學者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公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言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

責人深者必自恕責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葢亦不暇責人也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

惡。以聖賢律己則日進。以衆人望人則易從。

曾瑋謹案責人深者。責己必不深。自恕者必不能恕人。益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正其責己之不暇。而何暇責人也。責己者盡己之善。而因以成人之善。所謂君子之學。其終至於成物也。責人者顯人之惡。而適以長己之惡。所謂小人之學。其終至於喪已也。人能以聖賢律己。則責己者重以周。曰有爲者亦如是耳。而德有不日進者乎。以衆人望人。則責人者輕以約。曰。彼能是是亦足矣。而人有不易

從者乎。

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漸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曾瑋謹案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七情之發。皆本於心。心爲之宰而不動。則發皆中節而無不平之氣矣。往往發言多失者。皆氣之不平也。七情之中。怒又氣之甚者。故易發而難制。患難之招。多

由此氣感之人。能於盛怒之時。用堅定忍耐之力而不動。則有以勝其飛揚麤厲之氣。而心亦和平。程子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也。庶幾不蔽於私。而無過情之失矣。

正學編

卷五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瑋疏解

薛文清公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

文清之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曾瑋謹案聖人自然無欲學者須由寡欲以至於無欲無欲則心淸而理見可以爲入道之始基而猶未足以盡道之量也所以克己必曰復禮改過必曰遷善去人欲必曰存天理但曰無欲則老釋之淸淨無爲厭苦根塵未嘗不斷割嗜欲亦不過道其所道而已故曰無欲非道也吾儒之所謂無欲者則有操存涵養之功省察克治之力然後進而至於靜虛動直明通公溥而可以言聖人盡性立命之學矣故曰入道自無欲始也

好勝人之大病

曾瑋謹案君子不欲多上人。好勝之心。卽自私之心。不可有也。好勝者。往往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則內有驕矜之意。外有爭競之端。伸於此者必屈於彼。勇於氣者必怯於義。所以爲人之大病也。

吳大澂曰學未得而有偏心。學既得而有矜心。皆好勝之一念累之也。學問猶不可好勝。其他可知矣。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曾瑋謹案凡出於人欲者。無往而非私也。私有萬端。甫滅於此。又起於彼。一日之間。可以萬起萬滅。而其心爲之紛亂。而其性因之牿亡。浸至不可收拾而後止。甚矣私之爲害也。豈知吾心本自虛明。吾心本自靜定。何至爲私所累。今當用省察之功。克治之力。一切掃除。使匪僻之心。無自而生。而後能復其本然之性。所謂湛然者。卽吾本然之心。虛明而靜定者也。全吾心之湛然。卽全吾性之湛然

矣。學者亦去其私以復性可也。

私無大小。覺卽克去。

曾瑋謹案程子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蓋私亦多端。非隨時省察。不能覺也。既覺其私矣。則無論私之大小。皆當克去而不使有一毫之未盡。一刻之稍留。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克己工夫之要也。

吳大澂曰。一郎字。有許大力量。許大功夫。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屛去。此可爲克己之法。

曾瑋謹案謝文肅云。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又云。當初大是做工夫揀難捨者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器用之物。置之只爲合用。卻無健羨之心。其用力於克己者深矣。至如一硯。亦不過器用物耳。文肅正以心中有愛字病痛。恐蹈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一經檢點。遂決然屏去。卽此一端。可見克己者無論大小。隨時隨處皆用工夫。學者可以爲法矣。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曾瑋謹案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蓋耳目口鼻之所欲者。皆外物也。雖人之所不能無。然爲外物所誘。則心有所向而爲之役矣。惟此心有主而不爲所役。則百體從令。天君泰然。無入而不自得矣。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曾瑋謹案聖人之心如止水。言其澄然也。蓋心之本體。至虛至明。然澄之則淸。淆之則濁。淸者理也。濁者欲也。欲其淸者去其濁。是以養心之道莫如

寡欲。欲寡而理明。自不爲外物所蔽。亦不係累於物。此心空洞無一事矣。心無一事。則渣滓去而淸光來。安有不復其澄然之本體者乎。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曾瑋謹案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蓋必用克己工夫。而後能無人欲之私。人欲淨盡。則天理渾全。是以心無愧怍。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日用動靜之閒。自有天地

同流。萬物得所。氣象鳶飛魚躍。無適而非天倪。無在而非妙理。孟子之所謂樂者。殆卽顏氏之所樂矣。雖然。必能盡顏氏之學。庶可以識顏氏之樂也。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曾瑋謹案心本廣大無邊。所以小者。爲有物欲之障蔽。已私之窒塞耳。若去其本無。完我固有。則胸中蕩滌。空空洞洞。無一物之留。何等寬平快樂。其浩然之象。殆如天之包容。江海之曠蕩。而無涯際矣。不亦大哉。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爲一。

曾瑋謹案天地萬物之理本具於人心者也以分殊而言。則爲天地萬物以理一而言。則天地萬物卽心也。自有私意間之。則骨肉之間。已有物我彼此之分。安能與萬物爲一體。安能與天地爲一體乎。然則欲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之。莫如就人心之理而一之。一者何。無一毫私意。則閑邪而中虛。一存誠而中實吾心自然之理。無所障蔽。而天地萬物之理。亦無所隔閡。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萬物

一之心亦正是卽相合爲一之說也。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功。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曾瑋謹案靜爲涵養。動爲省察。所當隨時隨處。交致其功。然動根於靜。靜者體也。動者用也。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是以涵養深者。發之也厚。涵養淺者。發之也薄。人能於靜中工夫多一分。則動中得力多一分矣。得力於涵養者多一分。則省察功夫易一分矣。羅文恭曰。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

佐也。卽此意歟。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曾瑋謹案此與李文靖思索義理一則。可以參觀。大抵讀書貴於思索。不思索則義理不見。然過於思索而太苦。則心爲之動。愈思索而愈窒塞。神氣亦爲之不清矣。譬如井泉。澄之久也。必淸。淆之數

也必濁汲古者亦猶是耳。是以讀書至倦於思索時，便當涵養片時。斂襟以肅其儀，正坐以安其體，務使此心澄定，而後再加思索，覺胸中雪亮，無不洞徹者矣。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緩和舒泰不可言。

曾瑋謹案心惟有主，則澄然無事而定。定者動靜皆定也。氣惟有養，則從容不迫而平。平者喜怒皆平也。心定氣平，而身體之怡然自適，快然自足，眞有不可名言者，但覺其緩和舒泰，而豈有拘迫煩

促之累哉。然必暢於心而後達於氣。有諸中而後形諸外。息之深深。則達之亹亹也。程子曰。得與不得於心氣間驗之。此之謂也。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會瑋謹案沈則不浮。靜則不躁。故學者常欲收斂此心。使之沈靜。而義理可以含蓄於中。含蓄深而義理與之俱深。於是在物有當然之則。處物有因制之宜。萬物皆備於我。其應事自然得力矣。

主靜以立其本。愼動以審其幾。

曾瑋謹案主靜慎動之說本於周子。亦存養省察之功也。蓋內主於靜。則寂然不動者。先有以栽培其體幹。而仁義中正之本於此立矣。外慎於動。則感而遂通者。先有以決擇其善惡。而吉凶禍福之幾。於此審矣。是知非存養無以主靜。非省察無以慎動。所貴交致其功也。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卽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

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曾瑋謹案人之念慮萬起萬滅。安能皆得其性情之正。惟必得其正。而不正之念自消。所貴於日用間時時省察於心耳。省察之要在知覺於思慮之初。所思慮者。爲不可必得之事。謂之妄念。所思慮者。爲悖理違道之事。謂之惡念。此二者。皆不正之念也。當其於將萌未萌之際。而有以遏絕之。必使

念念皆出於正。而始有以勝其不正。所謂仁義禮智之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此四者皆天理也。性情之正也。念念皆天理。則念念出於性情之正。而不正之念。自然消融殆盡矣。雖然。省察之功。或間於毫髮。而念慮有稍縱卽逝者。學者可不時時警覺而加勉乎。

心每有妄發。卽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曾瑋謹案此章承上章而言。教人遏絕妄念之法。如念慮之不正。有覺之而不能自遏者。當何術以

制之。曰經書聖賢之言。無非欲人去邪而存誠。如覺得利心動。則思臨財毋苟得。見利思義等語。覺得邪心動。則誦詩經思毋邪。顏子非禮勿視等語。以此類推。有一病必有一藥。隨病隨藥。一發卽制。迨聖賢經書義理浹洽於中。自無妄發之病矣。此學者存心之要訣也。

目欲視。卽當思其邪與正。耳欲聽。卽當思其是與非。口欲言。卽當思其可與否。正焉是焉可焉。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焉非焉否焉。則勿以止之。此之謂三要。

曾瑋謹案此三要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之旨也不言非禮勿動者視聽言皆動之端也言未視未聽未言之前先之以明辨之功而後以剛健決之則邪正是非可否之間不致混淆矣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曾瑋謹案此言居敬集義也人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必思有以愼之是之謂居敬一事有一事之宜其處置也必思有以合之是之謂集義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自慊而無自餒。浩然之氣所
　由以生。而可以充塞乎天地矣。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
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
二步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卽
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
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
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曾瑋謹案此發明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也。程子曰。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既不之此。又不之彼。朱子曰。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勿貳以二。勿參以三。皆主一無適之說。文淸此篇。反覆推闡。精切明白。學者宜謹守而加勉焉。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

曾瑋謹案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又曰某舊日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

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蓋讀書貴有心得。尤貴專精。必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志於他。若前句尚未體會。而遽及後句。此書尚未詳明。而遽及他書。其於聖賢言語。全無入頭處矣。文淸此二語。簡要賅括。卽朱子讀書之法也。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眞名言也。

曾瑋謹案此程子語。文淸歎服以爲名言也。蓋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繆起於匆忙之頃。所以應事貴於從容。尤當熟思而審處之者也。苟不審其是非曲直而以苟且急遽出之。則凡天下之事。罕有處之得當者矣。諺云忙中有錯。亦此意歟。

易言修辭立誠。乃爲學第一工夫。

曾瑋謹案易釋乾九三之文言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蓋修辭必以立誠爲本。誠者眞實無妄

之謂。天下惟至誠爲能動物。程子曰。苟以修飾語言爲心。是僞而已。言必有質而後有文。是實於中而後形於外也。所以爲學工夫。莫先於此歟。

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曾瑋謹案此與張子戲謔不惟害事一則。可以參觀。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嬉笑戲謔。則氣爲之動而志亦動焉。是不惟亂氣。而心亦與之俱亂矣。葢笑謔雖在外。未有肆於外而中不放逸者也。能

謹其言則氣自沈靜而不浮。心自恭敬而不放。卽氣定心一之謂也。所以言貴專一。專一則言安定矣。心貴專一。專一則心收斂矣。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曾瑋謹案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多言者不必盡屬於安。卽在所當言。而逞其雄辨。則肆於外者搖於中。心志動而氣亦動焉。心志之動。必至於流蕩而不返。氣之動。必至於耗費而有損也。若夫言

其所當言。而不言其所不必言。無支離。無蔓衍。則自然少矣。少則內神明而外安定。養其德者涵蓄而深沈。養其氣者充周而完固。即於夢寐間驗之。亦安然自適而無紛擾之患矣。

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曾瑋謹案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此蓋謂不當言而言也。至與人相接。言出而人不能信從。似無關乎得失者。然未言之先旣無誠意相孚。

當言之頃，輒以率意出之。是此一言。卽爲輕發。不得謂此輕發之一言，非失言也。所以君子緘默以遠辱。而不以輕易啟羞者，亦知所當謹而已。人不謀諸己而强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閒此等甚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曾瑋謹案爲人謀者，必其謀之於已而已爲之謀也。既不謀諸己。則其不見信於人可知。亦何必强爲之謀乎。强爲之謀而彼不從。非失言乎。吾人日

用之閒如此類者。正復不少。人往往以爲細事而不加察焉。豈知輕易其言者。必有失言之責。所以君子無小大。無敢慢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其可不謹之又謹歟。

吳大徵曰。當言不當言。自有定理。苟在我有當言之責。但當憑理而言。不計人之從不從也。所謂失言。所謂强爲之謀者。皆理之不當言者也。

張文忠公言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曾璋謹案君子不重則不威。馭下之道亦然。凡左

右吏卒往往以一言之輕失。而啟其窺伺玩狎之端。所謂近之則不遜也。要知此輩可以供使令。而不可假以辭色。公事之外、勿與之語。則雖無嚴厲之容、而彼自然戰慄不敢不敬肅矣。文忠此言爲居官之要。文清蓋嘗深體之。亦欲使人知所取法耳。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曾瑋謹案此言。凡事皆當謹愼。不可輕忽也。蓋雖

在一字。常思此一字之所加。有逾於華袞斧鉞者。則不輕與人矣。雖在一言。常思此一言之所發。有關於天下後世者。則不輕許人矣。雖在一笑。常思此一笑之所極。有等於上諂下瀆者。則不輕假人矣。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曾瑋謹案書曰臨下以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可見簡者接下之道。而言爲尤要也。蓋言取達意而止。所以貴簡。若煩而不要。則聽者茫然

不知吾意之所在。必有誤會其旨者。所以於當言之時。必斟酌盡善而出之。不可一語冗長也。宋范中丞諷與廚役語。煩瑣喋瀆。爲皁隸所鄙。可不慎哉。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最有味。

曾瑋謹案孔子曰不逆詐。朱子曰。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蓋小人之欺己。惟不能先覺。或者爲所罔耳。旣已覺之。必不爲所罔矣。而何必形之於言乎。不形於言。則吾之度量。信足以有容而

小人亦無所聞以激其忿矣。斯所以爲最有味也。吳大澂曰大凡覺人之詐者。嫉小人之欺己。則必有忿怒心。矜自己之明察。則必有欣幸心。有不覺形之於言者。不形於言。則兩心俱化。其涵養可知。其學問又可知矣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曾瑋謹案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古人所以欲訥言敏行也。蓋言之而不行。不如其不言也。言之而能行。亦何必汲汲於言也。不言而自然能行。則其見於事爲者。皆可師可法。是不以言教而以身教矣。人安有不心悅而誠服者乎。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曾瑋謹案程子曰。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蓋不能動人由於誠之不至也。誠意交孚而後出言。則在我無自辱之患。而在人有相長之益。人蓋信之於未言之前矣。而何疑於出言之後乎。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曾瑋謹案倪文節云。同此一句話。和其聲而言之

則聞者必喜厲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怒譏人者不待易人之言只就其言厲其聲告之聞者必爲之動矣可見與人言正宜心氣和平從容不迫也若忿氣以爭之則言雖直而過剛其激切而不平也必矣厲色以辨之則言雖正而不巽其招怫而取怨也必矣

心誠色温氣和詞婉必能動人

曾瑋謹案心誠者信孚於先也色温者慕見於容也氣和者矜平而躁釋也詞婉者委曲而中理也

不如是未有能動者也。如是而不能動人者。未之有也。

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修己第一失也。

曾瑋謹案吾人立言。期於有是無非。有得無失豈有聽人之言。而不審其是非得失者乎。苟其言之不當理。當直言以告之。度其人之不吾從。亦當默然不答以諷之。既不之知。而輒隨聲附和。不失之徇俗。卽失之雷同。不失之諂曲。卽失之面從。修己

者當不如是耳。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在心。事至應之之際。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好樂憂患而恐懼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不及之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者一事於心。故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當者。感而遂通。卽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卽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卽元亨誠之通。一感

一寂動靜循環無端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曾瑋謹案大學言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朱子注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文清謂未應事時心體至虛至明不可先有是四者應事之後心體仍復虛明不可更有是四者發而中節乃得其正其未發也寂然不動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庸之所謂大本也其發皆中節也感而遂通卽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中庸之所謂達道也非謂有是四者卽不得其正也又以周子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二語解一感一寂之義益見此心之動靜無端如四時之遞運當寂而寂當感而感不失其至虛至明之本體而已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曾璋謹案程子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葢事之來也不過隨其自然之則因其當然之理順以應之耳順以應之則事未來而心無將迎事已應而心無畱滯所謂廓然大公也若無故而先生事端是自私而用智徒多安排造作

之跡而已其可乎哉

循理則事自簡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

會諱謹案天下之事莫不有當然之理在知所擇而循之則繁者簡矣然所謂簡者非厭繁而求簡也蓋有在所當爲者不容不爲也有在所不當爲者可以不爲也所謂事事循理也事事循理則不求其簡而自簡耳

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曾瑋謹案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盡其分也。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各安其分也。分定則無不足之心無爭競之心。萬事萬物。各得其所直謂之無事可也

處事便當揆之以義。

曾瑋謹案義者事之宜也。揆者度也。凡處事者無論大小輕重皆當揆度其是非可否而後行之使經權常變悉合其宜。若權衡之有準而無差忒。是則所謂義也

凝定最有力

曾瑋謹案應事貴於有力。而莫要於凝定。非凝無以一其神。非定無以堅其識。凝定而後能靜觀理要。動中物情。蓋其養於中者涵蓄而深沈。則其發於外者。渾厚而安固也。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曾諱謹案凡人處事矜情作意者。心不平也。忿厲急迫者。氣不和也。非處事之宜也。要如止水之澄清而放乎有準。如春風之噓拂。而被於無形。是即

心平氣和之驗矣。大事小事。只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聽聞矣。

曾瑋謹案凡處事而駭人聽聞者。非矯枉過正。卽矜奇立異也。不知是是非非之理。人心皆同。斷無處之當理而不協於衆論者。卽或世風不古習俗難移。以常爲怪。以正爲變。蜀之日。粵之雪。亦似有不可解者。然使平平常常。準情酌理而處之人亦但見其理之當然。而安之若素矣。又何致駭人聽聞乎。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曾瑋蘿棠處事了畢。便無事矣。人往往形之於言者。大抵以處之得當。沾沾自喜耳。若不形於言。則其不凝滯於既往。而心無一事。可知。不尤妙乎。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曾瑋蘿棠處事而令人喜者。必其徇人之私也。處事而令人怒者。必其拂人之性也。徇人之私。則不得其公。拂人之性。則不得其正。二者皆失人而失己者也。如之何其可也。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謗毀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曾瑋謹案此言人當盡其在己。而無所動於外也。自信者知義理之足恃。深信而不疑也。自守者。知義理之當循。固守而勿失也。此盡其在己之謂也。若夫流俗之稱譽承奉者。於我何所加益。而能爲之喜乎。流俗之謗毀侮慢者。於我何所加損。而能爲之沮乎。此無所動於外之謂也。

處事在己者。只當務實。若能動人與否。則在彼耳。我

何容心其間哉

曾瑋謹案為人處事。所當務實。務實者盡其忠心。孚以誠意。所謂在己者也。至於人之感動不感動。皆常情恆有之事。不在己而在彼耳。知其在彼。則可以聽之。而不必容心於其間矣。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為所累矣。

曾瑋謹案處事之道。盡當精詳審察安定慎重以

出之。大抵持重者無鹵莽之虞。而不免有優柔寡斷之失。果敢者無游移之見。而不免有輕舉妄動之時。惟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天下何事不可了也。至於處事既了。則無所事事矣。若乃以處之得宜。而中心藏之。是其所以自得者。正其所以自累。非事之有累於心。實心之有累於事耳。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曾瑋謹案處事得宜、亦尋常之至耳。今人輒自矜喜、屢屢爲人稱道、一若慊心之舉無過於此者。夫亦卑陋之甚矣。抑知古之人有蓋世之功、出羣之德。而亦不矜不伐。視有若無者。其故何哉。知其分定也。苟視爲職分所當爲、性分所當盡。譬諸日日喫飯。日日著衣。何嘗出而語人乎。若方有一事之長。而汲汲焉恐人不知、可知此事之外。無可告人者。其平日處置他事。皆不得其宜矣。度量之淺。卽此可見。程子曰。有斗筲之量。有江海之量。其相去

不亦遠乎。

纔自有其能。便爲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未嘗自以樂爲能也。

曾瑋謹案自有其能。卽有自矜之心。安得不爲心累。試思顏子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豈他人所能哉。顏子能之。顏子之心。未嘗自以其樂爲能也。以能問於不能。有若無。實若虛。曾子所以稱之。若自有其能。則心卽不能無累。而何能自得其樂乎。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

形容有道者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

曾瑋謹案詩人善於形容。惟會心者始能體驗。隨處可以見道也。觀杜少陵詩水流雲在一聯。乃有道者之氣象有從容閒暇。無在而不自得之意也。寂寂欣欣一聯。乃物各付物之氣象有靜觀春意。無物不得其所之理也。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曾瑋謹案敬之一字。始於虞書。可以得持己之道

焉。葢敬則不苟。凡心術念慮之微。動作威儀之著。皆有以檢束而防其安肆。所謂敬勝怠也。持己者莫切於此也。謙之一字。著於易象。可以得接物之道焉。葢謙則終吉。凡酬酢周旋之際。辭氣容貌之閒。皆有以斂抑而戒其驕盈。所謂謙受益也。接物者莫要於此也。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曾瑋謹案此言君子必自反也。葢君子與小人相處。侵陵困辱。所難堪者。若聲色俱厲。與之爭辨於是非之際。計較於長短之閒。則何益矣。惟兢兢焉反己而自修。有所失而致之乎。則改過不吝。無所失而致之乎。則勉勵益加。心愈謙抑。氣愈斂約。彼將感動於一朝而自服矣。若其不服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與妄人又何校焉。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會瑋謹案待下之道。固以謙和爲貴。然謙和雖美德。亦不可過當而無節也。嘗見士大夫卑以自牧。愉色怡聲。而僚屬每有玩易視之者。大抵有斂抑而無裁制。有柔順而無剛中。所以納侮耳。重巽當作頻巽。巽九三曰。頻巽吝是也。程傳曰。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也。然則巽之爲道。君子宜善用之。若待下而謙和無節。是卽巽順不於大人。必至如九三之頻失頻巽而取吝矣。易言重巽不言

吝文清曰重巽吝未詳姑以程傳解之　惟行之以和而居之以莊。則接下思恭之際。自有整齊嚴肅之容。人之愛之如冬日之日者。亦畏之如夏日之日矣。

或曰有人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道。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己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爲警。

曾瑋謹案此引先儒之論以爲警也。葢人之慢己。當思有可慢之道否。有可慢之事否。有則是彼之得。無則是彼之失。或得或失。皆在彼矣。而已何必

與於其間哉。君子惟知自反而已。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曾瑋謹案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蓋行有不得者。或己之誠不足以感人。則其咎在己。或其人不可感而强欲感之。其咎亦在己。唯反求諸己而不責人。事事盡其在我。積之既久。人未有不知感者。其不可感者。君子亦聽之而已。

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

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曾瑋謹案此言治小人之道也。寬則不嚴。平則不激。自在則順理。從容則鎮靜。必如是以處之也。處之既畢。則置此事於度外。而絕不露於語言。蓋小人亦有愧悔之時。惟恐人之以爲口實也。苟不慎於口。往往激其忿怒而不可測矣。若彼無所聞則自然安帖。何有釁隙乎。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啟下人之翫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敝。

曾瑋謹案令出惟行、弗惟反。法立而不行。是徒爲具文。上之人不過虛應故事、下之人卽開舞文玩法之端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葢論事當謹之於始。立法必期行之久遠而無敝壞也。是以法不徒立。立則必行。不然則是法有敝壞。何以言永終乎、

吳大澂曰。大凡有法必有敝。有始必有終。屬精圖治之人。闗其始必先知其終。創其法必先知其敝。然後應事周詳、法立而令行。無窒礙而可久遠矣、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

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曾瑋謹案先王以道治天下。後世以法持天下。然所謂法者、欲以防閑而範圍之。禁約而制服之。使綱紀整於上而風俗成於下耳。是知非因天理順人情。則不得其平。不可謂之法也。立法者必有公平正大之心。而後能不偏不倚。不欹於邪。不囿於小。於是因時制宜。如權衡之平施而輕重有準焉。豈有以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者乎。若以喜怒立法

則是上之所令出於好惡之偏私其爲不平甚矣民將何以堪此也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

曾瑋謹案處心不正律己不廉不足以獲上不足以服下然既正且廉而事上接下不盡其道端人正士之所以取忤於世有由來也必忠必恭必信必寬而終之以敬事然後可有爲於天下此七者居官之要闕一不可者也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弭治天下之三要

曾瑋謹案民爲邦本治天下者亦先固其本而已固之之要蓋有三焉一曰養民生民生之重在於衣食勸農桑以開其源濬溝洫以通其利薄賦斂以厚其蓋藏省徵調以俾其休息如是以養之而民之生無不遂矣一曰復民性民性之初無不皆善立學校以育其才興教化以敦其俗富之足之而生其禮義輔之翼之而勵其廉恥如是以復之而民之性無不順矣一曰禁民非民之爲非不容

姑息。發號施令。禁於未然。明罰飭法。禁於已然。除莠所以安良。懲惡所以勸善。所謂辟以止辟。刑期無刑也。如是以禁之。而民之非無不格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曾璋謹案。從古聖賢下手工夫。莫切要於日用倫常行習之間。蓋有以立其準則範圍而不過焉。謹夙夜而興寐時也。菲飲食而口腹節也。男女別而家道正也。衣服稱而身度彰也。一動一靜中禮也。

或默或語中道也應事以大公而無我也接物以至誠而相孚也事事皆合天理而聖賢之道盡於是矣。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曾瑋謹案言者心之聲也其心放者其言必肆其心存者其言必謹所以為學莫先於存心而存心莫先於謹言也蓋存心之法雖未必盡於謹言然罕有心存而言不謹者即罕有不謹言而心能存者所以謹言為第一工夫也。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曾瑋謹案、程子曰、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文清又指出顏子四勿、使學者知用力處也。蓋讀書必知其要、顏子四勿、從視聽言動用力、學者亦當就此入手、念茲在茲、不絕於心口之間焉。誠能固守而勿失、遵循而勿違、是視聽言動皆依於禮、而無差錯矣。四勿之旨、卽博文約禮之功、

程子又爲之儀。聖賢教人眞實切要莫過於此。舍此而泛觀天下之書。是亦徒誇多聞爲博而未嘗體驗於身心耳。吾不知其讀書者果何爲也耶。

又案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旂腳。此旂一揮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才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才禁止便克己。才克去便能復禮。又曰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學者可知用力處矣。